



# 山西地名中的“虎”(上篇)

马晓东

我国先民对虎的崇拜源远流长,从新石器时期的玉器兽面到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都有虎的形象。所以有的学者认为,中华民族的虎图腾还要早于龙图腾。在人们的心目中,虎是英雄,是正义强大、勇敢无畏的象征;虎还是神兽,是迎福避邪、平安吉祥的保护神。经过漫长的历史演

化,崇虎的文化意识已经渗透在我们的精神信仰、民俗艺术和日常生活中,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观念。同样崇虎文化也沉淀在地名文化中,它不只是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,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区域的历史和地理演变,并感受到地名对于塑造区域文化形象的独特魅力。

## 虒祁宫·平城虎圈

上古时期虎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。首先虎在黄河流域分布极广,当时人类捕猎除了取其食肉皮毛,主要还用于祭祀供品。《周礼》:“凡祭祀共(供)猛兽。”郑玄注:“猛兽,虎、豹、熊、罴之属。”所以历代帝王都建有宫中驯虎的场所。古史传说早在帝舜时就有臣子虞余能驯虎。《列子·黄帝》中记载周宣王时养虎能手梁雍有“养虎之法”。所谓“风顺之则喜,逆之则怒,此有血气者之性也。”在《论语·季氏将伐颛臾》中,孔子就提出问题:“虎兕出于柙,龟玉毁于椟中,是谁之过与?”说明在春秋时期养虎、保存龟玉是被重视的事情。

秦汉以后养虎多用于宫中作为观赏和斗兽表演。《史记·张良传》有“上林观虎”的故事。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记载:汉武帝时期,建立了规模庞大的虎圈,在建章宫“其西则唐中,数十里虎圈。”《汉书》中也有汉元帝与妃冯昭仪“幸虎圈,观斗兽”的娱乐活动。

这一类型的地方在山西境内也有,最著名的是春秋时期的虒祁宫和北魏平城的虎圈。

前534年,晋平公在晋都新田创建了奢华的虒祁宫。为了修建这座王宫,晋国的民力几乎凋尽,百姓劳役繁重苦不堪言。当时民间出现了谣言,说魏榆有一块大石头也为百姓们鸣不平,开口说话,抗议晋君的暴政了。晋平公闻言便询问师旷:“石头为什么会说话?”师旷借机劝谏道:“做事不合时宜,百姓产生怨恨诽谤,这样就会有本不会说话之物也说话了。现在宫室奢侈,民力疲惫,怨恨诽谤并起,石头说话不也是很正常吗?”大夫叔向称赞师旷之谏为“君子之言”,还预言“是宫也成,诸侯必叛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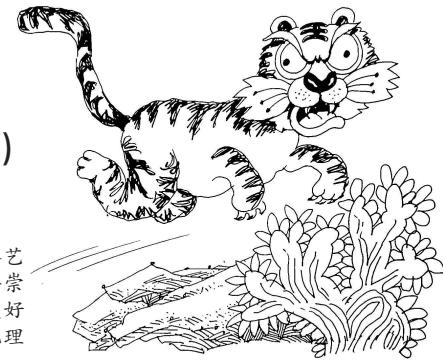
虒,是传说中一种有角的虎,在古文字中为“从虎有厂”之形。古字书《同文备考》释为“虎披毛有神者。从虎有厂。”厂,在《说文解字》中释为“山石之厓岩人可居”,像一个有屋顶可居之地,如厅、厨、厕、厦、厩等皆为“可居”之属。所以从造字规律看,“虒”的本义是老虎居处的地方。地名学者据此提出凡“虒”地名应与圈养老虎相关。虒祁宫当以晋平公养虎有关;今襄垣县境有古地名“上虒聚”“下虒亭”,当是附近晋国铜鞮宫的养虎遗迹。在古代“虒”与“虎”也可以通假。如战国时有虒邑,古币文也作“虒虎”。秦汉置虒县,就是今天五台县的前身。五台县的“虒虎”据《古今图书集成·方舆汇编·职方典》解释:“有盧虒山,其山状如伏虎,又名盧虎山。”

虒祁宫旧址在今侯马市西一带。《水经注·汾水》:“又西南过虒祁宫南。其宫地背汾面浍,西则两川之交会也。”现在侯马市高村乡有虒祁村,即因春秋虒祁宫而得名。

北魏都城平城也有养虎的地名“虎圈”。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平真君五年(444年)在北苑的南侧修建了虎圈。当时的北魏人尚武好勇,不仅喜欢射猎,而且还有以人搏虎的格斗表演。《水经注·灤水》记载:如浑水(今御河)又南流,分为两条。一条往西分出,转向南方,流进北苑,穿过池沼,“又南经虎圈东,魏太平真君五年成之,以牢虎也。”每年秋季太武帝要亲临虎圈,命令勇士在圈中奋力制服猛虎,“故魏有《捍虎图》”,描绘勇士伏虎的场景。

北魏太和二年(478年),孝文帝与文明太后临虎圈游览,突然有猛虎奔逸而出,几至御座,有壮士王叡执戟搏虎,制服猛兽。事后孝文帝下诏禁止了这项危险的活动。

据大同方志学者考察,平城虎圈的旧址在大同古城西北的安家小村迤北区域。



## 虑虒城与射虎川

历史上五台县境内确实有真老虎,而且反映在地名中,例如射虎川。

射虎川是五台县石嘴乡东部的山间河谷,也是晋冀两省龙泉关古道的交通要隘。现在石嘴村东北一公里有射虎川村。

清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二月二十四日,康熙帝巡礼五台山回銮途中,路经此地时,突然发现道旁卧着一只猛虎。扈从上前驱赶,虎跑上山顶,后又跃下河谷中,康熙帝即弯弓放箭,正中猛虎。随驾的起居注官高士奇在《扈从西巡日录》中详细记录了此事:“丙申,车驾发自菩萨顶。去台怀二十余里,经一山村,崇冈灌木,微见曦影,禅

栖数楹,在山深处。”“出谷瀨大溪行,水石与马蹄声相激。一虎伏道旁灌莽间,逐之,既登山椒,复跃至平陆。上援弓射之,立毙。”送行的山西巡抚穆尔赛奏言:这只猛虎盘踞道旁,伤人甚众。皇上巡幸此土,为商旅除害,建议“应锡嘉名,以垂永久”。且“固请至再,上乃可之”,遂将其地赐名为“射虎川”。

事后山西巡抚穆尔赛在道旁石壁上镌“射虎川”题刻,又命名题刻旁的泉水为“神武泉”,以纪念“圣祖雕弧殪虎”的武功。康熙二十八年(1689年)穆尔赛在射虎川村台麓寺立“射虎川碑记”。

## 灵丘县掷虎涧

辽、甘宁之比也。”

但在正史中都没有他打虎的记载,据现有资料所见,打虎的故事最早出自《录鬼簿续编》著录的元代无名氏杂剧《雁门关存孝打虎》,又名《飞虎峪存孝打虎》。剧情是李克用在围猎时,有一只老虎越涧逃走,见对岸的放羊娃安景思一人将虎打死,随手“隔着许来大山涧,丢将过来”。最后李克用见其神勇遂收为义子,并取名李存孝。

后由“罗贯中编辑,李卓吾批评”的明刊本《残唐五代史演义传》也有“飞虎山安景思牧羊打虎”的故事情节。清人在此基础上改编有说唱文学的鼓词文本《李存孝全传鼓词》,其中的打虎描述更加生动精彩。清末民国以后,李存孝打虎的戏剧遍及全国各剧种。

现在灵丘县庄头村有掷虎涧,

村民俗称“大涧”。清康熙《灵丘县志·忠义》:“后唐李存孝,邑人,初名安景思。童时牧羊大涧前,值晋王李克用围猎得虎,争相逐射,过景思侧,景思恐噬羊,乃徒手搏杀,隔涧掷还,一军皆惊,晋王异而收为养子,赐姓李名存孝,出入军中多立奇功。今掷虎涧遗址犹存。”《古迹》:“掷虎涧,县东北二十里。存孝牧羊于此,值李晋王围猎逐虎过其地,存孝因搏杀隔涧掷还。晋王异之,收为养子。”

庄头村属武灵镇,位于灵丘县城东北四公里处,村西濒临涧河,就是故事中的掷虎涧。村北有虎头寨山,主峰海拔1210米,也因打虎的故事命名。村民相传李存孝就出生在庄头村。当地村民过年要贴“打虎”内容的窗花,寓意英雄护佑,有驱邪镇宅,平安吉祥之意。

## 虒亭·虎口村·虎皮女

井中取出,虎皮女披之,复化为虎,入山而去。

明末清初学者褚人获在他的笔记小说《坚瓠集》中记录了这个故事:“潞安志载:崞县崔韬之任祥符,道过虒亭。夜宿孤馆。见一虎入门。韬潜避梁上。虎脱皮变美妇。即枕皮睡。韬下取皮投井中。妇醒失皮。向韬索之。韬佯不知也。因纳为妻。抵任生二子一女。及官满复过虒亭。谈及往事。妇问皮安在。韬从井中取出。妇披之复成虎。咆哮而去。”

关于崔生遇虎的故事,最早见于唐人薛用弱的传奇小说集《集异记》:“蒲州人崔韬,旅途中遇一虎怪,脱皮变为美女,与韬同寝,韬暗将虎皮投入井中,携女而归。”此后成为历代“崔生遇虎”故事嬗变和文学移植的母本。如佚名的元杂剧《人头峰崔生盗虎皮》、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中《画皮》故事都是受此影响而形成。遇虎的典故也常常出现在小说、话本和戏曲之中,如金代董解元《西厢记诸宫调》:

“也不是崔韬逢雌虎,也不是郑子遇妖狐。”元代关汉卿《金线池》楔子:“郑子遇妖狐,崔韬逢雌虎。”

虒亭作为故事发生地,旧有“八角琉璃井”,传为崔生坠虎皮处。游人经此也留下了大量的诗文,如明代万历进士、傅山的叔祖傅需的《宿虒亭驿》:“信宿虒亭驿,萧萧古木寒。问名知虎变,卜筑近龙蟠。往事空陈迹,临风起浩叹。家乡何处是,遥在白云端。”作者写行经虒亭听到老虎的故事,看到了往事的遗迹,为之慨叹不已。

虒亭地区在崔生遇虎故事长期流传过程中产生了不少相关的地名、文物等遗迹。虒亭镇的虎口村,原名虎峪口,俗传就是虎皮女复化为虎后,告别崔韬和儿女再次入山的地方。现在虎峪沟村有山神庙,庙内正殿供奉虎神,侧立崔韬塑像,并绘有“崔韬遇虎图”壁画。前院有戏台三间,每年二月初二要唱戏娱虎。2009年,襄垣县“崔生遇虎”的传说入选山西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